

在我青少年时代，几乎天天要与老虎灶打交道，泡开水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老虎灶楼上住着我的同学李建刚，他家有满满两竹篮的连环画供我借阅，当然也是要付代价的。他从《三国演义》《铁道游击队》等连环画选中某一页，叫我画在蜡光纸上供他刻成剪纸，因为画在蜡光纸背面的，所以得画成镜像，比如刘洪举枪向鬼子射击的时候，我就得画成左手拿驳壳枪。上世纪六十年代，刻花样是男孩子的一大乐趣。

老虎灶「黄胖」

沈嘉禄

老虎灶的烟囱穿破屋顶直指蓝天。周惟波写过一个话剧《炮兵司令的儿子》，所谓炮兵司令就是老虎灶老板。建刚的家在二楼，烟道从他家穿过，冬天室内很暖和，夏天就不好过了，墙壁烫得可以烙饼。整个暑假，建刚就在弄堂里做面，做作业，刻花样，下象棋。暴雨突至，就端起小凳子冲进老虎灶。

这个老虎灶与上海所

有的老虎灶一样，当街砌灶，埋两口锅，锅上接木桶圈，灶膛正对着街道，真像一只老虎的血盆大口。老板手执钢钎捅炉子的时候，烧红的煤屑纷纷落下，遇到膛内的积水发出嘶嘶声响，我很喜欢听这淬炼似的声音。

店堂里靠墙摆两张八仙桌，供茶客喝茶。后面还有小半间，冬天孵黄豆芽，夏天供人洗澡，一块旧布帘，用墨汁写了“盆汤”两个大字，实际上只有一只木桶。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大块头脱去汗衫，背部布满刺青，是两条张牙舞爪的蟠龙！这让我想起旧上海的“白相人”。

老虎灶老板也是个大块头，槽头肉端的厚实。那时已不能叫老板了，大家都叫他“黄胖”。黄胖在上海方言里有特定指向，某人得了“腰子病”（肾病），食不进盐，面孔又黄又肿，便叫“黄胖”。老虎灶老板姓黄，据说还是当时一位电影明星的堂房亲

写杜甫也写屈原的诗

王坚忍

喜欢一首宋人徐屯田写的诗，名为《耒阳杜工部祠堂》。名为写杜甫，实际上却把杜甫与屈原精巧地对接——恰如好的木匠将卯榫（榫榫榫头）对接，用不着一根钉子——写在了一起：“水与汨罗接，天心深有存。远移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江山不受吊，寒日下西原。”

先来说说诗人徐屯田，有人说他的真名叫徐介，那么屯田应该是他的官职吧。如“奉旨填词”宋代大词人柳永又叫柳屯田，因为他晚年第二次中进士后，授官的官职为户部屯田员外郎，从六品，相当于现在农业部的副部长。这与人称杜甫为杜工部一样，杜甫在成都任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幕僚时由严武推荐后朝廷给杜甫的官职，全称检校工部员外郎，也是从六品。

这首诗的首联，“水与汨罗接，天心深有存”，得从地理位置和水系说起。屈原投江湖南汨罗，杜甫殁于湘江耒阳县（也有说平江县）水边的一条小舟上，而汨罗江是湘江的支流，它们共属于一个洞庭湖水系，这可能是老天爷的有意安排吧。“远移工部死，来伴大夫魂”，说的是杜甫原籍为河南巩县（今巩义市），但临终时却“远移”楚地，与土生土长的楚国三闾大夫屈原，最后同归于水。颈联写得最妙，上联“流落同千古”，屈原杜甫都是命运多舛，怀才不遇，颠沛流离，四方为家，流芳千古；下联“风骚共一源”，屈原在潮湿多水巫风流行的南方，写出的《离骚》，想象丰富的浪漫主义，与山高林密沃野广袤的北方，先民吟唱的《诗经》，质朴醇厚的现实主义，合称“风骚”，成为先秦的双剑合璧。而杜甫就是上接“风骚”的优秀传人。元稹在为杜甫写的墓志铭里也说，“至于子美（杜甫字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上薄风骚”，意思是老杜诗歌的源头为《诗经》《离骚》，血脉里流动着同样的热爱吾土吾民的一腔热血；“下该沈宋”，初唐的沈佺期、宋之问，合称“沈宋”，他们通过写作实践和摸索，使得律诗尤其是五律七律的平仄粘对拗救，对仗的整齐工整等声律形式逐渐趋向于成熟。此后的杜甫，在沈宋的基础上，把律诗的形式和内容推向了更高的峰峦，创造了“顿挫沉郁”的风格，完全可以与他仰慕的前辈，“骚体”诗的肇始者屈原相媲美。

尾联“江山不受吊，寒日下西原”，意思为徐屯田说我正在悼念屈原杜甫，但江山日月无意识无知觉，有它们四时运行，昼夜交替的客观规律呢，寒日还是依旧下山了。诗人没有说出来的是心中的无限惆怅和落寞……真的是诗尽意不尽，余音绕梁余味长啊。

喜欢一首宋人徐屯田写的诗，名为《耒阳杜工部祠堂》。名为写杜甫，实际上却把杜甫与屈原精巧地对接——恰如好的木匠将卯榫（榫榫榫头）对接，用不着一根钉子——写在了一起：“水与汨罗接，天心深有存。远移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江山不受吊，寒日下西原。”

先来说说诗人徐屯田，有人说他的真名叫徐介，那么屯田应该是他的官职吧。如“奉旨填词”宋代大词人柳永又叫柳屯田，因为他晚年第二次中进士后，授官的官职为户部屯田员外郎，从六品，相当于现在农业部的副部长。这与人称杜甫为杜工部一样，杜甫在成都任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幕僚时由严武推荐后朝廷给杜甫的官职，全称检校工部员外郎，也是从六品。

这首诗的首联，“水与汨罗接，天心深有存”，得从地理位置和水系说起。屈原投江湖南汨罗，杜甫殁于湘江耒阳县（也有说平江县）水边的一条小舟上，而汨罗江是湘江的支流，它们共属于一个洞庭湖水系，这可能是老天爷的有意安排吧。“远移工部死，来伴大夫魂”，说的是杜甫原籍为河南巩县（今巩义市），但临终时却“远移”楚地，与土生土长的楚国三闾大夫屈原，最后同归于水。颈联写得最妙，上联“流落同千古”，屈原杜甫都是命运多舛，怀才不遇，颠沛流离，四方为家，流芳千古；下联“风骚共一源”，屈原在潮湿多水巫风流行的南方，写出的《离骚》，想象丰富的浪漫主义，与山高林密沃野广袤的北方，先民吟唱的《诗经》，质朴醇厚的现实主义，合称“风骚”，成为先秦的双剑合璧。而杜甫就是上接“风骚”的优秀传人。元稹在为杜甫写的墓志铭里也说，“至于子美（杜甫字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上薄风骚”，意思是老杜诗歌的源头为《诗经》《离骚》，血脉里流动着同样的热爱吾土吾民的一腔热血；“下该沈宋”，初唐的沈佺期、宋之问，合称“沈宋”，他们通过写作实践和摸索，使得律诗尤其是五律七律的平仄粘对拗救，对仗的整齐工整等声律形式逐渐趋向于成熟。此后的杜甫，在沈宋的基础上，把律诗的形式和内容推向了更高的峰峦，创造了“顿挫沉郁”的风格，完全可以与他仰慕的前辈，“骚体”诗的肇始者屈原相媲美。

尾联“江山不受吊，寒日下西原”，意思为徐屯田说我正在悼念屈原杜甫，但江山日月无意识无知觉，有它们四时运行，昼夜交替的客观规律呢，寒日还是依旧下山了。诗人没有说出来的是心中的无限惆怅和落寞……真的是诗尽意不尽，余音绕梁余味长啊。



威，所以才落了个“黄胖”的绰名。

黄胖系一条围裙，从早到晚立在灶头旁，老板娘只管烧饭洗衣裳。烧开水技术含量不高，但黄胖也有几项独门秘籍。他会给人家冲藕粉，冲得滴溜丝滑，不结块，不滴糖。秋冬季节，街坊大妈端着一脸盆毛蚶来老虎灶请黄胖泡毛蚶。蚶壳微启，一剥就开，饱含鲜汁，大妈会留几只给黄胖下酒。

再比如，小菜场里的师傅常常将一大桶黄鳝抬到老虎灶，黄胖紧张不安地扭动身躯，黄胖先泼一勺冷水激一激，然后一铅桶开水倾盆而下，压上盖子，桶里似有无数条皮鞭在抽打，热气从桶盖边缘逸出，腥臊气慢慢转化为若隐若现的甘香。黄胖烫的黄鳝皮不破肉不烂，划起来相当顺手。有时候小菜场里也会进一批鲨鱼，鲨鱼需要退沙（其实是细鳞），比黄鳝难弄，菜场里的师傅就交给黄胖。黄胖成竹在胸，举重若轻，烫好后，从墙上摘下一把半尺长的半月形牛角刀，唰唰几下，鲨鱼便露出玉白的内皮。鲨鱼可红烧，也可沃羹。鲨鱼是发物，我家从不进门。

黄胖大显身手的一场“好戏”，今天的年轻人想破头也想不出来。有一次弄堂里的阿毛娘抱来一大捆帆布请黄胖“退沙”，原来这是工厂里处理掉的布基砂皮，大块小块一团糟。

酒该本事退，喝酒的上了年纪都有此体会。

与同学、同事、朋友、亲戚偶尔聚首乘兴喝点小酒，会念叨昔日曾经有过的豪气。当年之勇谁没有过？年轻气盛，为了感情，醉无惧。

老了，肝、肾、胃、肠，还有脑子，不是这个哀鸣就是那个叫屈，酒害人！

为什么要喝酒？从逢场作戏到成瘾，成酒仙酒鬼，成为一种能力、气概，会服众，抬高形象，有段时期因此还为了好办事。喝的时候豪气冲天，自以为金刚不坏之身；岂知酒从不承担，都是你喝它，所以你喝成啥总样，甚至喝死都不关它的事。

我的干爹，水泊梁山人，我年年与他对我。早先他半瓶我半瓶，正好。后来他只能喝一小杯，再后来一小盅，最后一盅酒从开始摆到结束，还那些，他跟酒“拜拜”了。世上还没见过越老越能喝的。

忧虑的适度是智慧的人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而过度忧虑形成焦虑，也有伤害自己的隐忧。

没有无忧无虑的人生。只有无忧无虑的短暂时光。无忧无虑属于童年，而有忧虑则属于人生。

有一份忧虑，会多一份警醒，多一份防范。太多的忧虑，则是将臆想的未来压垮自己。

从平常的角度来说，有无忧虑决定了人是否具备忧患意识，忧虑什么决定了人可能走得成熟，忧虑的多少，则刻定了人的多虑与否，而忧虑的处置，则体现了一个人的能力。

处置忧虑过度的最好方法，就是暂时地抛却忧虑。天塌不下来，杞人忧天天空依然。待到心静心舒时再来过滤忧虑，也容易识别真正的危险，找到合适的处置方案。

君子忧道不忧贫，此忧是一种高尚的追求。位卑未敢忘忧国，此忧是一种高尚的境界。先天下之忧而

明人明言微语录

安凉

忧，此忧更是一种高尚的胸怀。至于忧来思君不敢忘，乃是一种情爱，男女毋庸置疑的牵挂。

人生识字忧患始。忧是人间经常事。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可见，忧也是无止无境，甚至可以超越时光和自我的。由忧伴随，只要适度，一生不会多愁。

适度忧虑能冷静理智，此时的处理能力也可以正常发挥。而过度甚至极度的忧虑下，人的能力骤降，

智力极弱，容易出错直至肇祸。倘若忧心如焚表现的是一种急迫的心情，此心情可以助力大事。倘若忧心真的如焚，具体处事也表现得匆忙急切，此必乱了大事。

想无忧无虑地生活和工作，就像想回到童年一样，那是痴人说梦。而在忧虑中不失初心，并寻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方为真人。

忧虑如纷乱的枝丫，如从生的荆棘，为它们而思绪纷乱，为它们而困惑丛生，你便连它们都不如。不如时常剪枝修叶，必要时披荆斩棘，才会有你阳光的茁壮之路。

忧是为了人生安然，忧是为了健康前行，忧也是为了无忧，为了心静如水。留一点时间忧虑，不要太多，保持心态平和。

黄胖将砂皮泡在开水桶里，然后摊在地上，硬是用牛角刀将金刚砂一寸寸刮干净。一场忙碌过后，满头大汗，黄胖捶着腰对阿毛娘说：“我今朝要在你手里了！”这十几块帆布被阿毛娘染成黑色，做成衣服裤子。

阿毛娘的男人死得早，丢给她三颗“光郎头”，日子过得真艰难。

窦尔敦有虎头双钩，黄胖有牛角刀，据说是一个走方郎中送给他的，年纪比我还大。他还用牛角刀为人家刮痧，



好闻的气味。也有人抬了一只木桶，倒了一包雪花似的化学浆糊粉请黄胖调开。黄胖知道这桶浆糊要拿去贴大字报，便双手抱胸：“这个我不会。”

如今在上海中环以内再也找不到一家老虎灶了，但我还记得黄胖这个人，还有那把神奇的牛角刀。

一棵老树，在傍晚的天光中腾空而起。根球飞动的姿态，像悬浮在空中的月，让人有些恍惚。夹杂着人声、机器声，它慢慢地落下，着地。

那天在董浜，看工人移树，这是我第一次看移树。乡下新房子造好后，这棵树却正对着大门，自然要挪窝了。屋后的竹园里，还有两棵树，和其他杂树不一样，从树皮就能看出来。一棵朴树，一棵鸭脚木，从我公公年代就落地生根了。如果不是要规划成小公园，谁也不会注意到它们。被密密的竹子遮掩着，它们自顾自地成长、自顾自地美丽。也不知道当年是谁种的，树种是从哪来的，是哪只小鸟衔过来的。

在我印象中，有一棵桃树，我和弟弟在老屋墙根处发现了它。我一眼就认出了我吐的桃核。我吐了很多桃核。有一颗长出了绿绿的小身段，我们欢呼，随后，姐弟俩一起把桃树苗挖了出来，移到屋侧的一口井边，种下，弟弟当场撒了一泡尿，说给它施肥。这泡尿真长啊。

忽然某一天，桃树开花，结果了。它疯了似的，在空中盘旋，长得又大又高。我和弟弟在树下，仰着小脑袋看叔叔们爬上云梯，摘桃。后来我在上海读小学了，读到《西游记》王母娘娘开蟠桃盛会，读到花果山福地“仙桃常结果，修竹每留云”，眼前就会出现这棵桃树。

那年，家里也不知道有什么喜事，门口聚集了一些人，可能是我爸爸回来了。从小我就骄傲，因为爸爸是解放军，军帽上有颗闪闪红星。每次他回来，家里就像过节一样。那天，我掉了一颗牙，有人把它扔到屋顶上去了。我看着我的牙飞身上房，翻一个跟斗，蹲在一片瓦上。这颗牙掉得可真不凑巧，没法吃螃蟹了。记得爸爸把我抱起来，坐在他高高的臂弯。他倚着门，一边和邻居谈笑风生，一边给我剥蟹脚吃。人群中有人说：“海红多开心呀！”那天，从爸爸高高的臂弯望去，天边一片红云，美得奇异。

还有一棵桑树。我吃到的桑葚，是几个顽皮的男孩用竹竿打下来的。他们猫步轻盈，躲过大人的眼，很有些粗鲁地敲打树枝。这棵桑树就长在我家门前，近路边。走过路过，一低头会发现，脚边总是滚落了几颗桑葚。日子也是这样滚落的。

我用桑叶养过蚕，养过好几批。蚕卵小小的，像火龙果的籽。放在火柴盒里，垫一层纸，紧贴着内衣，焐热了，看小蚕乖乖地孵出来，心里又有些怕又有些期待。蚕宝宝的胃口真大，常常为了新鲜的桑叶，我跑东跑西地上人采集。好几次在换桑叶时，我的蚕宝宝不小心掉到地上摔晕了，有的翅膀掉了。坚强地活下来的，都爬上了金黄的麦秸，结茧。未经羽化的蚕茧内躺着一枚黄棕色的蚕蛹，像个小人般可爱，却被调皮的孩童咔嚓一剪刀，剪开了一条裂缝。童年被撕裂了。

外婆是最有耐心的。那几年，我和弟弟藏在树背后、白茅塘边、芦苇丛中……听着她急急的呼唤声，一遍又一遍。那么小，就开始练习承受黑暗的技巧。最后，在河水的一进一退中，在岁月的风声中，外婆不见了。

一棵老树，在傍晚的天光中腾空而起。根球飞动的姿态，像悬浮在空中的月，让人有些恍惚。夹杂着人声、机器声，它慢慢地落下，着地。

那天在董浜，看工人移树，这是我第一次看移树。乡下新房子造好后，这棵树却正对着大门，自然要挪窝了。屋后的竹园里，还有两棵树，和其他杂树不一样，从树皮就能看出来。一棵朴树，一棵鸭脚木，从我公公年代就落地生根了。如果不是要规划成小公园，谁也不会注意到它们。被密密的竹子遮掩着，它们自顾自地成长、自顾自地美丽。也不知道当年是谁种的，树种是从哪来的，是哪只小鸟衔过来的。

在我印象中，有一棵桃树，我和弟弟在老屋墙根处发现了它。我一眼就认出了我吐的桃核。我吐了很多桃核。有一颗长出了绿绿的小身段，我们欢呼，随后，姐弟俩一起把桃树苗挖了出来，移到屋侧的一口井边，种下，弟弟当场撒了一泡尿，说给它施肥。这泡尿真长啊。

忽然某一天，桃树开花，结果了。它疯了似的，在空中盘旋，长得又大又高。我和弟弟在树下，仰着小脑袋看叔叔们爬上云梯，摘桃。后来我在上海读小学了，读到《西游记》王母娘娘开蟠桃盛会，读到花果山福地“仙桃常结果，修竹每留云”，眼前就会出现这棵桃树。

那年，家里也不知道有什么喜事，门口聚集了一些人，可能是我爸爸回来了。从小我就骄傲，因为爸爸是解放军，军帽上有颗闪闪红星。每次他回来，家里就像过节一样。那天，我掉了一颗牙，有人把它扔到屋顶上去了。我看着我的牙飞身上房，翻一个跟斗，蹲在一片瓦上。这颗牙掉得可真不凑巧，没法吃螃蟹了。记得爸爸把我抱起来，坐在他高高的臂弯。他倚着门，一边和邻居谈笑风生，一边给我剥蟹脚吃。人群中有人说：“海红多开心呀！”那天，从爸爸高高的臂弯望去，天边一片红云，美得奇异。

还有一棵桑树。我吃到的桑葚，是几个顽皮的男孩用竹竿打下来的。他们猫步轻盈，躲过大人的眼，很有些粗鲁地敲打树枝。这棵桑树就长在我家门前，近路边。走过路过，一低头会发现，脚边总是滚落了几颗桑葚。日子也是这样滚落的。

我用桑叶养过蚕，养过好几批。蚕卵小小的，像火龙果的籽。放在火柴盒里，垫一层纸，紧贴着内衣，焐热了，看小蚕乖乖地孵出来，心里又有些怕又有些期待。蚕宝宝的胃口真大，常常为了新鲜的桑叶，我跑东跑西地上人采集。好几次在换桑叶时，我的蚕宝宝不小心掉到地上摔晕了，有的翅膀掉了。坚强地活下来的，都爬上了金黄的麦秸，结茧。未经羽化的蚕茧内躺着一枚黄棕色的蚕蛹，像个小人般可爱，却被调皮的孩童咔嚓一剪刀，剪开了一条裂缝。童年被撕裂了。

外婆是最有耐心的。那几年，我和弟弟藏在树背后、白茅塘边、芦苇丛中……听着她急急的呼唤声，一遍又一遍。那么小，就开始练习承受黑暗的技巧。最后，在河水的一进一退中，在岁月的风声中，外婆不见了。

腾空而起的树

羽茜

上头

詹超音

辛弃疾词曰：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小茅屋前，溪流绿草，一对满头白发的翁媪边喝边聊，说着醉意的吴地方言，夫唱妇随，情投意合。

人老了，生活节奏明显慢了，能喝点小酒，能有知己陪伴，甚好甚妙。只要把握住度，老人喝点酒是有益的。这个度以不上头为限，上头说明过量，喝大了。老人喝酒是万不可逞能的。

蝶恋

袁建章

那只吗？细细对照两图，今年的蝶色彩深了些，应该是长大的缘故吧。区别仅仅是左翅的外边颜色略有不同，其他的几乎一模一样。不同的年，相同的一天，假如是同一只蝶，那也未免太神奇了。它是喜爱这儿的云天还是感恩于曾经的“臂弯小憩”？

七夕会

一激动，留言：“期盼明年的同一天，还能拍到蝴蝶的英姿，然后写篇《三年有约》的小文，抒发一下这段独特的缘分。”

“你知道蝴蝶的寿命吗？”陈老师的评语可谓“一言惊醒梦中人”。

于是，我上网查看有关蝴蝶的资料。一般的蝴蝶寿命只有2-3星期，最短的仅几个小时！万万没想到，蝴蝶的生命竟如此短暂。蝴蝶最美时，也是转瞬即逝。哎——此蝶非那蝶啊……

蝴蝶的一生，就像巴金所言：“我的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你若盛开，蝴蝶自来。明年见！



摄影

一个阳光暖暖的午后，不经意间看到一只蝴蝶立在墙角，棕色的背、红黑相间的翅膀，加上小白方块的点缀。真美！镜头，轻轻靠近，再近点，再近点，几乎要碰到它的翅膀了，估计也就一厘米的距离。它居然纹丝不动，静静地享受着暖阳与闪光灯的照射。

我惊讶于蝴蝶的镇静，感觉和它是很熟的朋友。噢，想起来了，去年也拍摄到一只蝴蝶。当时，也是在一个地方，我在打电话，一只蝴蝶飞来停留在我的臂弯。电话结束了，蝴蝶还在，它许是累了。我就保持着弯臂的姿势，静静地看它午睡，在秋日的斑斓里。为此，我发表感言：“你（指蝴蝶）是被我的嗓音所迷，还是被香（香烟

味）所惑？真是——蝴蝶恋哥，岁月如歌。”此言引来了众多微友的笑语，更多的自然是“你是招蜂引蝶”的话儿。真是爱“恨”交加。

看着朋友圈里越来越多的点赞，窃喜间我突然想：这只蝶，会是去年的